

David Le Breton

日常激情

LES PASSIONS
ORDINAIRES

Anthropologie des émotions

〔法〕大卫·勒布雷东 著 | 白睿 马小彦 汪菁丽 译 | 王晨 校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常激情/(法)勒布雷东著;白睿,马小彦,王蓓丽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21-5098-4

I. ①日… II. ①勒…②白…③马…④王… III. ①情绪-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3860 号

Les Passions ordinaires. Anthropologie des émotions

by David Le Breton

©Armand Colin Publisher, 1998

Through Garance Sun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8-636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封面设计: 杨 军

日常激情

(法)勒布雷东 著

白 睿 马小彦 王蓓丽 译

王 晨 校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插页 5 字数 148,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098-4/C · 045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身体和社会学象征	005
第二章 身体和交流	025
第三章 人类情感史(一)	085
第四章 人类情感史(二): 自然主义论据的批判	143
第五章 观察他人: 眼神和互动	175
第六章 戏剧演员的悖论: 舞台上的身体人类学概述	201
注释	219
参考书目	243

引言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人类的统一性在于其特有的创造意义和价值的能 力、建立牢固的社会关系的能 力。这一点同时造成了集体和个体的差异,即文化的更迭和处于其中的不同个体对它们独特的接受方式。感官知觉或者说感觉以及情感表达似乎来自主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些感觉和表达又是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手势维持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们的存在变得丰富多彩,这已不是纯粹的简单的生理学范畴,也不能从单纯的心理学进行解释,而是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身体符号系统进行理解,而且,手势来自于不同情感文化中以自己方式生活的主体。这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感觉和情感并不是绝对的精神状态,不是可以在个体或集体间转移的实体,它们不是,或者不仅仅是由身体掌握秘密的生理过程。它们是一系列的关系。如果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发音器官,他们也不必然说同一种语言;同样,如果人们肌肉结构和神经结构都相同,那也不能表示他们会产生同样的文化意义。来自不同社会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类通过情感感知到的存在中发生的事件有时会有所相似,但是绝对不会相同。一个社会或社会团体的情感语库中的每一个词汇都要放在它发生的具体的语境中综合考虑。要避免词与物之间的混淆,以及由于盲目翻译造成的把感情从包裹

着它的某种社会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时产生的移植现象。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时候,使用的一些情感术语务必加上引号,以表示它们意义的不确定性,或者干脆使用当地的说法,以强调这样的比较是行不通的,仍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情感纪录必须放在这些表达法真实所处的环境中加以考察。所有的翻译都会丢失本义,并在其所描述的现实中创造出新的关系。因为现实往往会造成对原内容或多或少的偏离。当两种语言体系差别甚大时,有时还会碰到难以解决的语义学问题。Traduttore, traditore^①。正如本维尼斯特^②所说的那样:思想类别囿于语言类别,即形成它的符号和象征系统¹。如果人类思考要经过语言这一介质,思考人类同样要通过语言。这个问题在身体人类学²领域变得尖锐起来,在涉及人类情感方面的其他领域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不事先声明这里使用的词汇来自法语或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语言(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成果斐然),那么我们会一下子掉进幼稚的唯名论陷阱,把情感看成是普适的,只要像对待奇闻逸事般地研究一些细微的文化差异就足够了。我们会把仇恨、爱情、嫉妒、欢乐、恐惧、忧伤等等当作客体,当然是情感方面的客体,但都是可界定的,就如同人们总是寻找成千上万个名词去命名橡树或狗那样。这种做法把情感自然化了,一下子掩盖了不同时空中数不胜数的人类社会犹如马赛克般的情感问题,在词汇的三棱镜下消解了所有的差异。一些研究人员还要求不要忘记西方情感发展史的局限,有时我们过于依赖自己的词汇,希望在别人那里找到相同的表达,甚至不惜夸张地简化了其他社会中情感的存在方式。于是,印第安人类史研究学家欧文·M·林奇在一部合著中在谈到印第安社

① 意大利文,翻译即是背叛。——译者注

② 本维尼斯特在论证自己的理论时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经验类别对应的是古希腊语的分类。——原注

会的情感构成时说：“这些论文提出的问题是西方人对情感的理解，尤其是当这一理解已经被普遍接受并强加给他人的时候³”^①。让我们想象一下伊法卢克人^②、瓜亚基^③人、因纽特人^④、亚诺玛米人^⑤的人类史研究学家如何从他们自己的思想范畴出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给法国人的情感文化下定义。这样的“法国”情感文化到底会是什么？我们所说的“法国人”是指些什么人呢？是布列塔尼人还是阿尔萨斯人、乡下人还是城里人、工人还是医生、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呢？

当然，感觉或情感绝不是纯粹的生理或心理问题，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随便产生，也不是哪一个行为人的首创，其发生和肢体表达是一种习惯的反映，它同语言习惯有一定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情感源于一个敏感的行动者对一个事件或清楚或模糊的感知，它们是行动中的思考，受到意义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它们根植于某种情感文化中，表现为一种手势动作和表情语言，而这种语言原则上可以被和他同源社会文化的人所认知（除非这个人刻意掩饰他的感情状态）。情感文化会提供经验和行为的纲要，而身处其中的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经历、风格，尤其是个人对环境的感知决定自己的行为。流露出的情感反映出这个人对其周遭境况信息的感受和接收情况，是一种认知行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筑，一种体现个人特有风格的行为。

① 樊尚·克拉庞扎诺对谈论情感的《大地》刊物中提出，指出社会学关于情感问题研究中的“文化”特点：“美国的人类情感史，是来自不同种族的移民社会的产物，是因循守旧的、个人主义的产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暴力不满的美国的人类学，尤其是在关于情感和自我方面，种族痕迹十分明显。欧洲人对于感情史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情感生长的环境，和那些从本我出发的心理及政治学保持距离。”（樊尚·克拉庞扎诺，《有关情感史的思考》，选自《大地》第22期，1994年，第117页）

② Ifaluk，密克罗尼西亚依法鲁克岛上的居民。——译者注

③ Guayaki，巴拉圭土著人。——译者注

④ Inuit，北美原住民族之一，属于爱斯基摩人的一支。

⑤ Yanomami，南美的土著。——译者注

所以,感觉和情感体现了某种社会团体充分肯定的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以及组成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共同的生物学背景会发生社会和文化上的变化,其变化模式有时很相近,有时又很不同。对于受达尔文影响的自然主义学家而言,情感是他们研究的终极目标,它们的感知和表达反映出遥远人类祖先留存至今的普遍遗产。它们扮演着抵御不利环境,并增强人类天性适应能力的角色(对于自然学家而言,没有所谓的人类境遇,只有人类天性)。高等动物和人类在这方面的传承属于同宗同源。而相反,对于人类学家而言,情感领域源于教育,它反映了一个儿童的社会化模式,它并不比语言带有更多天生的特质。所有人都具有进入符号世界的能力,而正是符号使人类境遇具有特异性。

在情感文化中,我们还会遇到互动中的注视礼仪,它同样带有身体接触的意味。注视他人是象征性的触摸,当不便直抒胸臆时,我们社会的惯常做法是心照不宣的眼神交流。目光表示了和世界的默契。

我们在本书的最后会研究舞台上的戏剧演员,因为他们的艺术恰恰极好地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情感文化,他们的身体可以随意表演出他们情感的缺失,并让我们信以为真。对于戏剧演员的人类学研究在对感觉和情感社会性和文化性分析方面绝对值得一提。

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来自于对《身体与社会》(*Corps et sociétés*)的重写欲望。那本书出版于1985年,后来重印了好多版,但在技术上无法做大的改动,而且有一些错误还没有来得及纠正。随着时间的流逝,研究的迫切需要催生了这本书。我认为首先应该研究身体在交际领域的运作方式,然后再转向手势、感觉和感情的研究。这本书于是就成了情感史的研究心得。我把《身体与社会》里的部分分析加以修改后在本书中重新讨论,尤其是第一章围绕“野孩子”的论述。我坚信这对于身体学的研究不无裨益,因为它显示了他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奠基性作用,尤其是身体被社会塑造的方式。

第一章

身体和社会学象征

这是我的身体。又不是我的。然而它属于我。这是个陌生的身体。我唯一的故乡。我的居所。我要重新夺回它。

让娜·依维拉尔,《死亡状态》

“野孩子”/他人的变形

对“野孩子”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支配着身体结构的社会和文化模式提供一个珍贵的参考。对他人在后天形成的身体象征意义的获取、维持、修改中扮演的奠基性角色的研究无疑是另辟蹊径的做法,但是它显示了人类境遇和世界的广泛关系。

从出生到开始成长的头几年中,人类是动物中最为脆弱的。与之相反,动物们完全继承了遗传下来的一些必要的生存本能以及对环境的适应特性,孩子出生时则是不成熟的、开放的和有待培养的有机体,一切都有待打造。这种机体的不成熟不仅体现在生理上,还体现在心理、社会和文化方面。孩子需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才能在世人的面前获得身份;他需要亲人和朋友的关注和感情才能自我发展,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才能掌握一些符号和象征意义以便理解世界、与他人交流。出生时,孩子的前景是无可限量的,它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对于动物而言,未来生存的条件基本已经确定,这由它们的基因决定,在一个物种内这些东西是不变的。人类则相反,教育会填补基因的空白,后者既不会预设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决定他们的智力。人类的本性只有在其所在的文化中才会显现。和动物不同,新生儿面对的是广阔无垠的天地:人类的一切境遇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构造与新石器时代的孩子完全一致。石器时代的孩子每时每刻不断在世界各地出生,同样具备开发的可能、进入即将生活的意义和群体价值体系的能力。

在把儿童印上一个他生活的特定社会团体的意义体系标签时,教育正逐渐填补着这个空白(指儿童),他们取得了与特定世界的关系,在这里他们形成了自我性格和经历。最初那个还未成熟的婴儿把它周围的人都变成了他未来进入社会关系的担保人。恩斯特·卡西尔说:“在所有动物种类都有的接收和效应系统之外,人类还存在第三种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符号体系……和其他动物比较起来,人类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真实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新维度的真实之中¹。”教育的目的是为儿童将这个符号体系内化提供便利条件。教育会根据他们所处的身体文化规范他们的语言、手势、感情表达、感觉感知等等。符号体系造就了他的身体,授权他去理解他人的身体模式并与他人交流。

因为其早期的不成熟,如果孩子在生长初期就被任由其自生自灭,他们无疑会死亡。他既没有途经,也没有足够的对周遭世界的理解能力,无法抵御动物的袭击、在逆境中生存。在漫长的生长依赖期,如果没有他人的关心帮助,他就无法生存。正是有了这种社会内部的联系,孩子才会逐步学会如何生存。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人类适应世界的能力就无法想象,身体就永远不会做出有意义的手势,也不会具有必要的感知能力。

可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令人惊异的例子,有些早期离群索居的孩子活了下来,后来在一些教育者帮助下,逐步回到社会关系网中间。尽管现在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城市化日益加剧、对领土的控制越来越强,这种现象已经无法想象,但是“野孩子”的记录至今仍令西方学界十分关心。相关的资料仍然对于社会性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疑问。这些孩子脱离了社会联系,也与人类生存方式背道而驰,从身世来看他们主要有两个来源。

首先是因特殊遭遇被动物虏走或收养的孩子,这听上去有点像神话,但是遭受灾难、战争,或者所在村庄、农场旁有动物频繁出没都可能造成这种结果。他们被动物照料,和动物生活在一起,自然就学会了动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身体经验与动物完全一致(这种说法存在商榷)。林奈曾经了解三十多种这样的情况,他认为人类被野化后成了一种新的物种。在他所著的第十版《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 1758)一书中,他把兽人看做一个实体,与欧洲人、非洲人、美洲人、亚洲人,还有怪人并列²。

还有一类是由于父母的漠视或忽视、抛弃或丢失而自幼就孤独生活的孩子,他们仅仅受过很少的教育,但这些教育足够他们在没有人群、置身大自然的新环境下维持孤单的生活。

这些类型的孩子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早早地陷入了孤独,又没有得到人类足够长时间的帮助,从而以社会人的方式融入周围的世

界。“野孩子”这个叫法只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从启蒙时代遗留下来的名字,它和教育的缺失有关,和孩子在成长早期社会人特质明显的缺失有关。

被动物收留的孩子

已经证实的动物收养孩子的证据很罕见,但是他们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吕西安·马尔松统计了50多个,其真实性比较可信。那些比较容易收养孩子的动物主要是狼、猴子、熊、绵羊、豹子等等。在动物寓言中它们总是被描绘成鬼怪或其他负面形象。“野孩子”除了涉及整个人类科学方面的多种问题以外,一些人还认为他们尤其和身体人类学有关。由于具有某种“动物”特点,这些孩子的身体特征也处于我们所知的社会人行为的边界上。他们的身体特征就成为一种分析对象。由此加以引申,可以看到即使是我们最隐秘的、最无法抓住的、我们感知的局限、我们最基本的手势,我们身体本身的形状以及其他特征也都和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被动物收养的儿童的身体表达形式非常有力地说明,我们置身的环境对我们的塑造是多么重要,不管我们的自主精神和自发精神有多么强烈。

在印度,一直到世纪之交^①,每年都有成千的孩子被狼虎走吞吃。但是,有时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幸免于难,被动物收养。我们通过金格的相关作品得到了十几个狼孩的精确信息。由于辛格牧师的日记出版,阿玛拉和卡玛拉的故事是已知的资料中最翔实的,辛格牧师和他的夫人后来收养了这两个女孩子一直到她们死亡³。

1920年,牧师在米德纳普尔(Midnapore)地区巡游时,当地居民警告他森林里有“怪人”。他在几名男子的陪同下来到那个地方,在

^① 印度最近发现的狼孩是在1927年。

黄昏中,他看到三只成年的狼、两只狼崽和两个小女孩儿从狼窝中走出来,这两个小女孩儿的样子看不清楚。她们的行为举止就跟狼一模一样,在跳出窝以前,她们先谨慎地探出头,嗅一嗅气味,然后环顾四周。这两个孩子在获救后,由牧师一家照看。她们的身体特征十分典型:上颌突出、牙齿靠得很近而且异常锋利、犬牙长且尖锐、眼睛在黑暗中异常明亮、膝盖和髋部关节既不能打开也不能合拢。她们的手心、肘部、膝盖和脚底结满了厚厚的老茧。她们把舌头伸在厚厚的红嘴唇外面,模仿狼那样喘气和张开大嘴打哈欠。白天,她们躲在暗处或者对着墙一动也不动,或者发出一声长长的号叫,这叫声先是沙哑最后尖锐刺耳。她们每天晚上只睡几个小时,时睡时醒,丝毫的动静都会让她们惊得跳起来。小幅度移动时,她们用髌骨和肘部。跑的时候,她们用双手和双脚支撑身体四肢同时运动。她们用舌头舔液体,趴在地上、歪着脸吃东西。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们都在追赶母鸡、挖掘吃剩下的动物尸体。当有人接近她们时,她们会露出牙齿做鬼脸。排便后,她们“习惯于在地上蹭屁股⁴”。“如果我们有时接触她们或给她们指出某样东西,企图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她们总是回以极不自然的目光,好像盯着真空,而且总是迫不及待地转移视线。⁵”孤儿院的孩子们“竭尽所能与她们一同玩耍,但是她们学得很糟糕,总是张开嘴、露出牙齿恐吓他们,有时她们会发出沙哑的怪叫突然扑向他们⁶”。“每次闻到人或动物的气味,她们都会翘起鼻子,靠嗅觉确定对象的方位⁷。”“他们习惯在同一个盘子里吃东西、喝东西,像狗一样,将嘴巴凑上去,她们就是这样喝液体、吃米饭、肉等等,从不用手;喝水或牛奶时,她们通常像幼犬那样舔⁸。”对这两个一岁半和八岁半的女孩子身体特征的简单描述让人心生寒意、极不舒服,它显示了我们人类身体的可塑性。

如果相信辛格的日记,或者金格和马尔松对其他案例的记录,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小女孩的行为完全是动物的。当生活在社会中

的孩子们逐渐学会身边群体的符号功能时,这些被遗弃和出于意外被对人类友好的动物“收养”的孩子却只能从每天的伙伴那里学习如何同世界建立联系。在孩子们生命的最初几年,他们会忠诚地模仿(有时会磕磕绊绊)身边同类的行为。而在上面的案例中,动物用特殊的方式填补了人类同伴的缺失。就这样,孩子们复制了狼的行为举止,变成了狼孩这种传奇性的混合形象。

狼与人的生理差异被大大缩小了。在阿玛拉和卡玛拉的案例中,融入狼的世界的孩子们学习和接受了狼的行为方式。她们的感官能力(夜晚视物的能力、嗅觉、听觉等等)、表情(垂下舌头、喘气、长长的哈欠等等)、身体技能(四肢行走、舔食液体等等)、食物喜好(肉类和生食等等)。由于生存方式和食物结构相同,她们的生理特征也变得接近模仿对象(如颌骨和犬牙发达,甚至眼睛在黑暗中闪闪放光)。上述特征或多或少同样出现在其他许多可信的狼孩记录中。

在这两个孩子被救后不久,假如留心观察一些细节,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正常情况下本该由他人完成的塑形工作在她们身上是由动物代替的。孩子们把动物作为参照,从它们那里学习与环境相处的方式。这些孩子在成长初期意外地被动物掳去抚养,从而形成了自己惊人的身体习惯。她们长期和社会关系脱节,接受了不合常理的教育。她们的身体发展达到极限,拥有了已经被社会人抛弃或者极其罕见的身体技能。比如,夜间的视力能力,对于狼孩来说,在夜间他们能够像白天一样行动自如^①。他们的嗅觉敏锐反映出动物的特性;就像米德纳普尔的女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他们对寒冷感觉迟钝。

“他们的情感世界是怎样的呢?”辛格牧师自问。“她们从来不

① 有时我们发现这种在相对的黑暗中的自如表现会出现在那些专职在黑暗里工作的人身上,比如矿工,这种夜间工作已经成为惯常。

笑。尽管卡玛拉长着一张笑脸,但是从她脸上看不到快乐。在最初的三年里头,我从没有看到她笑或是微笑过……除了在非常饥饿时找到食物,或者意外找到肉的时候,她会流露出一些快乐或满足的表情⁹。”这些孩子似乎只有最基本的情感:愤怒或不耐烦。他们不会笑或微笑。然而他们回到人类社交之后的表现充分说明身体文化的可塑性。他们对教育者表现得极其顺从,而且他们以往的身体习惯也转变得相当的快。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相对遵循新团体的准则,但是同时也并没有把他们以往遗留下的习惯忘掉。不过,他们脱离人类集体的时间长短决定着这一点。

米德纳普尔那两个女孩中,阿玛拉在她被找到几个月后就死了,卡玛拉则相反,在辛格牧师夫妇的持续帮助下,她拥有了一点社交的能力。她学会了直立,懂得了羞耻,会笑,能够控制大小便,对冷有了感知,开始学说话,她改变了自己的手势等等。慢慢地,在牧师和他妻子温情的包围下,她开始学习人类社会的礼仪。当她的同伴死去时,她还掉了一滴眼泪,辛格第一次发现她在抽泣。一连几天,她都嗅着阿玛拉待过的地方的气味、她碰过的东西:她喘着气、舌头伸着、号叫。1921年11月18日,在和小山羊玩的时候,“她的脸上忽然显现出微笑的轮廓¹⁰”。几个月后,当辛格夫人问她饿不饿的时候,“卡玛拉点头表示肯定¹¹”。她的头向前倾斜说“是的”,而自左向右晃动则表示“不”(1923年12月15日)。

她学会了最基本的单词片断,参与到孤儿院的生活中,对冷开始敏感,有了羞耻意识。她的脸上开始有了一些有利于交流的表情。“卡玛拉得知赛格夫人在出门几天后要回到兰奇时,她的脸上有了光彩。这个脸上的变化清楚表明她的喜悦”(1926年1月23日)。时间流逝,卡玛拉的生活习惯和她被找到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改变。1926年,卡玛拉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人。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面部有表情的变化,还会伴有一些肢体语言……她的表情和

手势已经可以让人们理解她的意思……另外，“好几次，辛格夫人试着说服她从她待的地方出来活动活动，她却坚决不听。在夫人坚持不懈的劝说下，她的脸居然变了颜色，这表明她觉得受到了束缚”（1927年1月20日）。在这几年，卡玛拉的心理变化也进步神速，尤其当她接触到了语言和不同种类的情感之后。1929年，在她被找到9年之后死去的时候，她已经熟悉了符号的功能。她慢慢变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所谓“野孩子”的研究方面，这并不是个例。

很显然，这些曾和动物共同生活过的孩子用他们自身特殊的经历给我们提出了两个深刻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关系的意义和我们身体的极限。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以前那些深信不疑、坚若磐石的理论其实存在漏洞。大概因为这样，有关他们的争论经常会出现各执一词的激烈场面。从他们回归到人类的集体开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感觉，很多时候，他们的故事就变成了我们如何设法逆着他们的意愿，粗暴地将他们的身体和智慧拉回到可以接受的人类社会中来的故事。大部分从他们发现地夺回来的“野”孩子都在被收养后过早地死掉了。就连培养过阿韦龙的维克多的让·伊达尔本人也产生了怀疑，他写道：“哎，我是多么遗憾认识了这个孩子啊，我无比谴责那些首先剥夺了他幸福而天真的生活，并把人类无情和残酷的好奇强加到他身上的家伙¹²！”

与世隔绝的孩子：阿韦龙的维克多

某些长期与世隔绝的孩子，比如阿韦龙的维克多，他们在被意外或有意地遗弃以前曾经短期地生活在社会联系之中。这些孩子并没有完全断绝对社会交往的理解能力。这些有限的基础给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知识，他们可以重新和环境建立起关系。不管他们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哪怕由于缺乏和他人定期的交流，那些最初的记忆已经

逐渐模糊,他们以前生活中那些留在脑子里的印记足够他们度过以后的日子。总之,他们的经历类似那些海上遇难或是抛至荒岛的水手们,这种极度的孤寂使得他们丧失了语言功能,却激发出身体的一些机能。比如塞尔日克,他是一个苏格兰水手,曾经在一座荒岛待了四年,期间,由于他经常追逐动物,竟然比野兔跑得还快。当1709年,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和动物一样野,甚至更野”,而且他“几乎完全忘记怎样清楚地发音说话了¹³”。

我们再来好好看一下阿韦龙的维克多的经历,因为关于他的材料丰富,所以他的故事人人皆知。1797年他第一次被人发现,1800年1月他在出没的法国阿韦龙村被人抓住。这个孩子大概12岁的样子,大概已经被遗弃了很长时间(伊达尔通过观察印证认为他应该实在4、5岁的时候被抛弃),他居然在危险的地方生存了10年左右。在法国阿韦龙省罗德兹附近的收容所待了一些时间以后,在内政部长尚巴尼的主张下,这个孩子被带到了巴黎,交给了圣雅克大街聋哑学校的主治医生让·伊达尔。人类观察员组织下属的委员会委员,兼巴黎疯人院的主治医生菲利普·皮奈尔,曾写报告对这个孩子教化可能性进行评论:“阿韦龙这个孩子对他人的关心尚能做出微弱的反应,这点上他无疑要强过收容所的弱智,这些人对威胁、抚摸、外人对他们的帮助毫无感觉;但是收容所中也有一些人对他人给予的照顾会多少有些反应,其中有个女人对看护她的女孩子甚至有些依恋,她难道不比这个阿韦龙的孩子好得多吗?”后面,皮奈尔还写了一些更消极的观点,他对这个孩子下了定论、贴上了很难撕下的标签:“他只能辨别他最基本需要的东西,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食物上,或者是他已经完全习惯了的独立生活中所必需的物品,他缺乏日后生活必需的智力,难道这些还不能说明他和那些弱智和痴呆的孩子是一类吗,还不能说明我们想要长期和系统地教育他不会有一点成功的希望吗?¹⁴”他提到了男孩在集中注意力方面的无能;听觉不敏感;除了